

飞箭杀敌

曲艺



援越抗美说唱材料

曲 艺

飞 箭 杀 敌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五 年 · 济 南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三篇曲艺。

山东快書《飞箭杀敌》，歌颂了越南南方游击队员們用飞箭击败敌人的英勇事迹。

唱詞《阮阿連夺枪》，歌颂了游击队员阿連单身战敌，两次沉着勇敢地从敌人群中脱身，并杀伤敌军多人的英雄气概。

山东快書《三个美国兵》，諷刺、嘲笑了美帝陆、海、空軍在越南南方遭受惨败的狼狽象。

曲 艺

飞 箭 杀 敌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經9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4085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3/4·字数 14,000

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4,101—37,100

統一書号：T 10099·979

定 价：（3）0.08 元

目 录

飞箭杀敌·····	閻兴胜、王德安、武煜声（1）
阮阿連夺枪·····	福 朋（8）
三个美国兵·····	凌 云（15）

飞 箭 杀 敌

(山东快书)

閻兴胜 王德安 武煜声

約翰逊跑到越南点战火，
烧杀搶掠真凶恶。
越南軍民齐反抗，
抗美援朝最坚决。
这一天，日出东海天大亮，
昆河流水翻銀波。
你別看这时很平靜，
待一会美国鬼就在这里捱家伙。
河两岸都是沙滩地，
和茂密丛林紧連着。
丛林里，昆柱乡游击队員精神足，
一个个都把毒箭弦上攔。
有个小伙叫阿徐，
年紀不过二十多。
結结实实中等个，
膀寬腰圆粗胳膊。

四方脸膛大眼睛，
一說話嗓門高的震耳朵。
你看他急的汗珠往下淌，
压低声音叫大伯：

（白）“銀大伯！”“啊？”

“咱等了五天五夜整，
为什么敌人还不来过河？
兄弟队巧炸敌机场，
又炸了美国军官大楼豺狼窝！
我这箭光想早点开开葷，
穿死敌人把恨雪！
是不是敌人怕死不敢来啦？
咱干脆上門去抄他的老賊窩！”
銀大伯就說：“沉住气，
执行任务要沉着。
这一次反击‘扫蕩’任务重，
咱本是和兄弟部队来配合。
单等敌人把河过，
先讓他尝尝尖竹把水喝。”
銀大伯話音刚落，
有一个队员急忙把話說：
“銀大伯，河对岸影影綽綽有人影，
阳光下晃动着一溜亮脑壳。”

（旁白）原来敌人都戴着鋼盔呀！

众队员一看心高兴，
静等着敌人来过河。
美伪军有的高来有的矮，
卡宾枪就在手中托。
指挥官本是美军中校锅河斯，
这家伙精瘦的身子大高个。
手枪就在腰中带，
伸着个脖子赛骆驼。
四楞嘴儿、鹰勾鼻儿，
黄眼珠往里驱馐（kōulou）着。
别看他身高六尺半，
光脖子就够一尺多。
他一看昆河冲冲怒，
对他的喽罗把话说：
“哈喽！‘越共’把桥已拆坏，
这一带群众更可恶。
喊开！多亏了上帝来保佑，
一路上没碰上‘越共’的地雷窝。
过河后按原计划去扫荡，
抓住‘越共’用刀割。
把村子房屋都烧掉，
妇女儿童都带着。
过河动作要迅速，
不准你们乱吆喝。

沒桥也要把河过，
赶快下水别迂磨！”

(白)“也斯！”

美伪軍排成扇面形，
蹑手蹑脚下了河。
突然間，河中心有个敌人嗷嗷叫，
咬牙晃头伸胳膊：

(白)“弟兄們，別过啦！”

鍋河斯一听生了气，
扯着个黄狼嗓子直吆喝：
“他媽的！扰乱軍心該枪毙，
难道說烏龟咬了你的脚？”
鍋河斯話音沒落地，
河中間就象乱了馬蜂窝。
这一个抱住那个的腿，
那一个两手抱脑壳。
近河岸倒下敌人十几个，
河中間的敌人想逃又逃不脱。
一个个扎的血直淌，
喊爹喊娘直哎哟。
原来是，美伪軍陷进水下“尖竹陣”，
竹尖子又长又密紧挨着。
美伪軍霎时乱了营，
越掙扎尖竹越往疼处戳。

河对岸，游击队员瞎高兴，
阿徐喜的嘴难合：
“小子们，尖竹的滋味不好受吧！
要碰上飞箭甭想活！”
他一“撻”胳膊要放箭，
一旁急坏了银大伯：
“阿徐，等敌人靠的近了咱再打，
离远了毒箭够不着。”
这里大伯下指示，
那边的败兵残将过了河。
一个个狼狈不堪爬上岸，
骤然间，扑扑扑利箭如飞梭。
支支毒箭象有眼，
直奔敌人的肉脑壳。
美伪兵爬上岸的中了箭，
扑通通倒下四、五个。
锅河斯傲慢地张嘴高声喊：
“哈嘍！游击队员不算多。
他们是原始武器威力小，
统统地冲上前去要活捉！
全部的……哎哟！”
“全部的捉住”还没喊出口，
扑！一支箭射中他的宽前额。
锅河斯“哎哟”一声拔箭头，

搖搖晃晃往前擲。
这家伙往前走了两三步，
一仰脸倒在地平坡。
有个鬼子高声喊：
“哈嘍！全是毒箭快躲躲！”
他这一喊不要紧；
个个吓的更哆嗦。
美伪兵哈腰扭头跑，
扑通扑通跳下河。
回枪向着岸上打，
只打得树枝树叶往下落。
打了一会暗嘀咕，
心里話：游击队已經全部撤！
有个伪兵刚抬头，
扑！一箭射进喉咙窝。
一声未吭丧了命，
其余的又扣扳机打連梭。
联络兵可真着了急，
大嘴一咧把話說：
“哈嘍！看样子游击队現在沒撤退，
待下去咱們都难活。
弟兄們給我作掩护，
我上岸联络飞机好逃脫！”
联络兵身背电台爬上岸，

偷偷摸摸往前挪。

找了块石头作掩护，

手拿话筒忙吆喝：

（白）“哈嘍！哈嘍！”

哪知道銀大伯早就看在眼里，

对着阿徐把話說，

如此这般說一遍，

小阿徐手提弓箭跑的泼。

繞道跑到大树下，

手握弓箭伸胳膊。

瞄准了正在通話的联络兵，

扑！一箭，那小子再也不能活啦！

美伪兵等了一会无动静，

一个个地又爬上河。

扑扑扑地震耳响，

丛林里飞出的毒箭更是多。

中箭的敌人往下倒，

一个一个挨一个。

战斗进行两小时，

美伪軍死伤四十多。

游击队抗击敌人决心大，

飞箭杀敌传凱歌！

（根据越南南方通訊《飞箭显神威》改編）

阮阿連奪槍

(唱 詞)

福 朋

革命風雷震九天，
反帝怒潮四海翻，
戳穿美帝紙老虎，
在越南，涌現出打虎英雄萬萬千。
順手你往正北看，
羊腸路迂回曲折通往叢林間，
沙沙沙一陣腳步响，
走過來精神飽滿一青年。
只見他，
高高的身軀多健壯，
身着短褲短襯衫，
手榴彈，腰里藏，
一支鋼槍背在肩，
機智勇敢人稱贊，
他就是游擊隊員阮阿連。
他家住越南南方廣義省，

昌盛乡里种农田。
老父亲抗法战争流过血，
神枪手杀得敌人心胆寒，
牺牲前把枪交到阿连手，
要他把仇恨牢牢记心间。
阮阿连人虽年轻志气大，
下决心接好革命的班。
“坚决革命”四个字，
光闪闪刻在枪上边。
他生产不忘把兵练，
刺杀投弹练得全。
美国鬼侵略越南燃战火，
他报名当了游击队员。
今夜晚南乡去送信，
披星戴月转回还。
眼望着丛林、稻田一片绿，
眼望着祖国的好河山。
实指望抗战胜利生活好，
安居乐业种庄田；
实指望，珠河两岸渔歌唱，
撒网捕鱼轻摇船；
实指望，生活安宁人欢乐，
祖国统一庆团圆。
谁料想，

又来了万恶的美国鬼，
它比豺狼更凶残，
几百万同胞遭屠杀，
兽蹄践踏锦绣河山。
压迫越重仇越深，
仇恨的怒火烧胸间，
握紧手中大钢枪，
定要把虎豹豺狼消灭完。
正行走，猛听得芦苇丛中刷刷响，
扑楞楞一行鹭鸶上青天。
啊！常言说，无风树不响，
水鸟惊飞为哪般？
莫非这里有情况？
必须要提高警惕仔细观。
急忙把子弹推上膛，
听了听没有动静才向前，
不料敌人打埋伏，

（白）“不许动，动就打死你！”

忽然间，黑洞洞的枪口顶在胸前。
阮阿连不由打一楞，
啊！原来是美国鬼藏在芦苇间，
一个个鹰勾鼻子夜猫子眼，
卡宾枪就在手中掂，
抖绳子要将阿连捆，

好阿連不由得怒火燒胸前，
真稱起臨危不惧的英雄漢，
心不慌，意不乱，拼性命也要把敵殲。
阮阿連躬身猛一閃，
把敵人的槍口撥一邊，
乘機掄槍往下打，
撲嗤！美國鬼花紅腦子淌了一大灘，
其餘的美國鬼子齊動手，
唔哩哇啦拥上前；
霍地聲躡上來個美國鬼，
一把抱住阿連的肩；
另一個拼命奪過他的槍，
撕撕打打成一團。
敵眾我寡難取勝，
阿連他冷不妨竄到蘆葦丛里边。

（白）“抓住他，抓活的！”

敵人象獾狗一群往上扑，
阮阿連掏出手榴彈拉了弦。
耳听得轟隆一声响，
美國兵，鬼哭狼嚎吵翻了天。
阮阿連，穿竹林，繞稻田，爬土岭，过河滩，
噌！噌！噌！亞賽箭离弦，
霎时来到小山前，
靜靜心，平平气，

摸了把烟絲卷支烟。
回想刚才一場战，
事态惊險好突然，
可惜只有一顆手榴彈，
沒能把这些杀人的强盜消灭完。
耳听得小鳥枝头唱，
火紅的太阳上了东山，
阿連他起身欲回营房去，
猛然間有件大事想心間。
虽然我完成任务又脫險，
革命的枪却落在敌人手里边。
这支枪，父亲把它留給我，
讓我拿它把敌歼；
这支枪，三千万同胞交給我，
讓我拿它保家园；
这支枪，游击队领导交給我，
讓我拿它为劳动人民打江山；
这支枪，有我亲手刻的字，
“坚决革命”刻在上边。
决不能讓它落到敌人手，
决不能讓它受污沾，
枪的意义比山重，
拼将生命夺枪还！
不顧荆棘刺身痛，

不顧河水把路拦，
不顧碎石滿山路，
飞跑搶在敌人前，
椰子树后隱蔽好，
屏住呼吸仔細觀。
美国鬼人还未到声先到，
就好象雨后的蛤蟆乱叫喚。
前边抬过来人两个，
被炸的脑袋瓜子少了半边；
后边走來四个大个子，
架着个断了腿的美軍官；
接連走过七八个，
怎不見我心爱的枪支在哪边？

（白）噢！在那里！

就数这个家伙运气好，
漏网之魚在后边顛，
手里端着卡宾枪，
我的枪背在他右肩，
他走一步回头看三看，
就象只惊枪的兔子心机寒。
阿速他两眼看得准，
暗暗咬牙紧握拳，
大吼一声冲上去，
就象猛虎下高山，